



说梦 寻梦

朱自清 巴金 等◎著

陈子善 蔡翔◎编

同题散文经典

梦，对我来说已是老友了。年轻时惯做白日梦，梦中所见的都是英雄或弱者的事情。好在只是白日梦而已，当英雄固不必喜，做失败者也不必忧。因为这些都是脑中乾坤，眼睛一睁，便什么都化为乌有了。至于晚上做梦，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只觉得昨晚做了梦，至于梦什么，则很难记起了。

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说梦 寻梦

朱自清 巴金 等◎著

陈子善 蔡翔◎编

同题散文经典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说梦 寻梦 / 朱自清等著; 陈子善, 蔡翔编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同题散文经典)
ISBN 978-7-02-012629-3

I. ①说… II. ①朱… ②陈… ③蔡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2191 号

责任编辑: 叶显林 尚 飞
装帧设计: 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插 页 2
字 数 132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629-3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编辑例言

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,古之文章,已传唱千世。而至现代,散文再度勃兴,名篇佳作,亦不胜枚举。散文一体,论者尽有不同解释,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,语言之精湛凝练,名家又皆首肯之。因此,在时下“图像时代”或曰“速食文化”的阅读气氛中,重读散文经典,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。

本着这样的心愿,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。比如,春、夏、秋、冬,比如风、花、雪、月等等。这样的分类编选,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,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,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。

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,并冠之以不同名称。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,为尊重历史原貌,一律不予更动。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,选文不再注明出处。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,挂一漏万在所难免,因此,遗珠之憾也将存在。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逐步弥补,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。



目录

听说梦	鲁 迅	1
梦	周作人	4
梦	梁实秋	7
梦	穆 旦	10
说梦	朱自清	12
说梦	臧克家	15
说梦	何 默	18
说梦	邵燕祥	26
说梦	魏荒弩	27
晨梦	丰子恺	30
痴梦	黄 裳	33
睡与梦	吴祖光	36
梦的杂想	张中行	40
梦的杂感	鲍 昌	45
梦中说梦	柯 灵	50
话说做梦	何 为	54
梦时	简 嫔	56



梦呓集	周蜜蜜	59
梦的语言	韩 东	62
大梦谁先觉	伍立杨	64
颓败线的颤动	鲁 迅	73
严霜下的梦	茅 盾	76
花香雾气中底梦	许地山	81
鸭窠围的梦	沈从文	84
从地狱到天堂	高长虹	86
梦游	俞平伯	88
梦后	何其芳	90
梦呓	缪崇群	93
记梦	汪曾祺	95
说梦	冰 心	97
说梦	董乐山	99
冬至夜的梦	冯亦代	101
梦	巴 金	104
梦	斯 妤	108
小时候的梦	林 白	110
一个梦和另一个梦	车前子	113
梦与现实	郭沫若	117
梦	陆 蠡	120

说梦	巴 金	122
切梦刀	李健吾	125
拾得的梦	唐 弢	128
童年的梦	萧 乾	130
梦游帖	伍儒子	132
残梦补记	蓝 翎	135
论梦想	林语堂	141
寻梦	巴 金	146
寻梦	季羨林	150
寻梦人	唐 弢	153
归梦	梁宗岱	161
“住”的梦	老 舍	163
白日的梦	叶灵凤	166
白日的梦	许 杰	169
绿色的梦	陆文夫	174
翡翠色的梦	赵淑侠	178
在杜甫草堂的昼梦	李霁野	183
花钱专家的梦	蔡 澜	189

听说梦

◎鲁迅

做梦，是自由的，说梦，就不自由。做梦，是做真梦的，说梦，就难免说谎。

大年初一，就得到一本《东方杂志》新年特大号，临末有“新年的梦想”，问的是“梦想中的未来中国”和“个人生活”，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。记者的苦心，我是明白的，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，不如来说梦，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，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，我高兴地翻了一下，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地失败了。

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，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，他比我先看见印本，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，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。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，而说了出来，倘为权力所及，却要干涉的，决不给你自由。这一点，已是记者的大失败。

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，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，诚如记者所说，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。首先，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，其次，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，“各尽所能”呀，“大同世界”呀，很有些“越轨”气息了（末三句是我添的，记者并没有说）。

但他后来就有点“痴”起来，他不知从哪里拾来了一种学说，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，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“载



道”之梦，是“异端”，正宗的梦应该是“言志”的，硬把“志”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。然而，孔子曰，“盍各言尔志”，而终于赞成曾点者，就因为其“志”合于孔子之“道”的缘故也。

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“载道”的梦，那里面少得很。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，问题又近于“心理测验”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、地位、身份的梦来（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），即使看去好像怎样“载道”，但为将来的好社会“宣传”的意思，是没有的。所以，虽然梦“大家有饭吃”者有人，梦“无阶级社会”者有人，梦“大同世界”者有人，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，白色恐怖，轰炸，虐杀，鼻子里灌辣椒水，电刑……倘不梦见这些，好社会是不会来的，无论怎么写得光明，终究是一个梦，空头的梦，说了出来，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。

然而要实现这“梦”境的人们是有的，他们不是说，而是做，梦着将来，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。因为有这么事实，这才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“载道”的梦，但其实并非“载道”，乃是给“道”载了一下，倘要简洁，应该说是“道载”的。

为什么会给“道载”呢？曰：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。

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，一说到吃，就觉得近乎鄙俗。但我是丝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。《东方杂志》记者在《读后感》里，也曾引弗洛伊德的意见，以为“正宗”的梦，是“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”。但弗洛伊德以被压抑为梦的根底——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？这就和社会制度、习惯之类连接了起来，单是做梦不打紧，一说，一问，一分析，可就不妥当了。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，于是就一头撞在资

本家的朱笔上。但引“压抑说”来释梦,我想,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。

不过,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,吃得饱饱的罢,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,只注意于性欲。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,也就轰然地拍起手来。诚然,他也告诉过我们,女儿多爱父亲,儿子多爱母亲,即因为异性的缘故。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,无论男女,就尖起嘴唇,将头转来转去。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?不,谁都知道:是要吃东西!

食欲的根底,实在比性欲还要深,在目下开口爱人,闭口情书,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,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。因为是醒着做的梦,所以不免有些不真,因为题目究竟是“梦想”,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,我们是“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”了,所以乘着 Censors(也引用弗洛伊德语)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,便公开了一部分。其实也是在“梦中贴标语,喊口号”,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,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“标语”正相反。

时代是这么变化,饭碗是这样艰难,想想现在和将来,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,同是小资产阶级(虽然也有人定我为“封建余孽”或“土著资产阶级”,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),很能够彼此心照,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。

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,梦为渔樵,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,其实也只是预感饭碗之脆,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,从朝廷而至园林,由洋场及于山泽,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,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。

1月1日



梦

◎周作人

我如要来谈梦，手边倒也有些好材料，如张伯起的《梦古类考》，晒书堂本《梦书》，蔼理斯的《梦之世界》，拉克列夫的《梦史》等，可以够用。但是现在来讲这些东西，有什么用处呢。这里所谓梦实在只是说的希望，虽然推究下去希望也就是一种梦。案佛书上说，梦有四种，一四大不和梦，二先见梦，三天人梦，四想梦。西洋十六世纪时学者也分梦为三种，一自然的，即四大不和梦，二心意的，即先见梦，三神与鬼的，即天人及想梦。现代大抵只分两类，一再现的，或云心意的，二表现的，或云感觉的。其实表现的梦里即包括四大不和梦，如《善见律》云，眠时梦见山崩，或飞腾虚空，或见虎狼狮子贼逐。此是四大不和梦，虚而不实。先见梦据解说云，或昼日见，夜则梦见，此亦不实，则是再现的梦也。天人示现善恶的天人梦，示现福德罪障的想梦，现在已经不再计算，但是再现的梦里有一部分是象征的，心理分析学派特别看重，称曰满愿的梦，以为人有密愿野望，为世间礼法所制，不能实现，乃于梦中求得满足，如分析而求得其故，于精神治疗大有用处。此系专门之事，唯如所说其意亦颇可喜，我说希望也就是一种梦，就此我田引水，很是便利。不过希望的运命很不大好，世人对于梦倒颇信赖，古今来不断地加以诂释，希望则大家多以为是很

渺茫的。希腊传说里有班陀拉的故事，说天帝命锻冶神造一女人，众神各赠以美艳，工巧，媚惑与狡狴，名曰班陀拉，意云众赐，给厄比美透斯为妻，携有一匣，嘱勿启视，班陀拉好奇，窃发视之，一切罪恶疾病悉皆飞出，从此人间无复安宁，唯希望则尚闭存匣底云。希望既然不曾飞出来，那么在人间明明没有此物，传述这故事的人不但是所谓憎女家，亦由此可知是一个悲观论者，大概这二者是相连的也未可知。但是仔细想来，悲观也只是论而已，假如真是悲观，这论亦何必有，他更无须论矣。俗说云，有愚夫卖油炸鬼，妻教之曰，二文一条，如有人给三文两条者，可应之曰，如此不如自吃，切勿售与。愚夫如教，却随即自吃讫，终于一条未卖，空手而回，妻见惊诧，叱之曰，你心里想着什么，答曰，我现在想喝一碗茶。这只是一个笑话，可知希望总是永存的，因为愚夫想头也就本来是希望也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希望把自己的想头来整理一下，庶几较为合理，弗为世人所笑。吃油炸鬼后喝茶，我们也是应当想的，不过这是小问题，只关系自身的，此外还该有大一点的希望值得考虑。清末学者焦理堂述其父训词云，人生不过饮食男女，非饮食无以生，非男女无以生生，唯我欲生，人亦欲生，我欲生生，人亦欲生生。这话说得很好，自身的即是小我的生与生生固是重要，国家民族更是托命的本根，此大我的生与生生尤其应当看重，不必多说道理，只以生物的原则来说也是极明了的事。现代青年对于中国所抱的希望当然是很大而热烈，不过意气沮丧的也未必没有，所以赘说一句，我们无论如何对于国家民族必须抱有大的希望。在这乱世有什么事能做本来是问题，或者一无所成也说不定，但匣子里的希望不可抛弃，至少总要守住中国人的立场。昔人云，大梦谁先觉。如上



梦

边所说大的希望即是大梦,我愿谁都无有觉时,若是关于一己的小梦,则或善或恶无多关系,即付之不论可已。民国三十三年,除夕。

梦

◎梁实秋

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。”注：“其寝不梦，神定也，所谓至人无梦是也。”做到至人的地步是很不容易的，要物我两忘，“嗒然若丧其耦”才行，偶然接连若干天都是一夜无梦，浑浑噩噩地睡到大天光，这种事情是常有的，但是长久地不做梦，谁也办不到。有时候想梦见一个人，或是想梦做一件事，或是想梦到一个地方，拼命地想，热烈地想，刻骨镂心地想，偏偏想不到，偏偏不肯入梦来。有时候没有想过的，根本不曾起过念头的，而且是荒谬绝伦的事情，竟会窜入梦中，突如其来，挥之不去，好惊、好怕、好窘、好羞！至于我们所企求的梦，或是值得一做的梦，那是很难得一遇的事，即使偶有好梦，也往往被不相干的事情打断，矍然而觉。大致讲来，好梦难成，而噩梦连连。

我小时候常做的一种梦是下大雪。北国冬寒，雪虐风饕原是常事，哪有一年不下雪的？在我幼小心灵中，对于雪没有太大的震撼，顶多在院里堆雪人、打雪仗。但是我一年四季之中经常梦雪，差不多每隔一二十天就要梦一次。对于我，雪不是“战退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天飞”（张承吉句），我没有那种狂想，也没有白居易“可怜今夜鹅毛雪，引得高情鹤氅人”那样的雅兴，更没有柳宗元“独钓寒江雪”的那份幽独的感受。雪



只是大片大片的六出雪花,似有声似无声地、没头没脑地从天空筛将下来。如果这一场大雪把地面上的一切不平都匀称地遮覆起来,大地成为白茫茫的一片,像韩昌黎所谓“凹中初盖底,凸处尽成堆”,或是相传某公所谓的“黑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”,我一觉醒来便觉得心旷神怡,整天高兴。若是一场风雪有气无力,只下了薄薄一层,地面上的枯枝败叶依然暴露,房顶上的瓦垄也遮盖不住,我登时就会觉得哽结,醒后头痛欲裂,终朝寡欢。这样的梦我一直做到十四五岁才告停止。

紧接着常做的是另一种梦,梦到飞。不是像一朵孤云似的飞,也不是像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,更不是徐志摩在《想飞》一文中所说的“飞上天空去浮着,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,从陆地看到海,从海再看回陆地,凌空去看一个明白”,我没有这样规模的豪想。我梦飞,是脚踏实地两腿一弯,向上一纵,就离了地面,起先是一尺来高,渐渐上升一丈开外,两脚轻轻摆动,就毫不费力地越过了影壁,从一个小院窜到另一个小院,左旋右转,夷犹如意。这样的梦,我经常做,像潘彼得“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”,说飞就飞,来去自如。醒来之后,就觉得浑身通泰。若是在梦里两腿一踹,竟飞不起来,身像铅一般重,那么醒来就非常沮丧,一天不痛快。这样的梦做到十八九岁就不再有了。大概是潘彼得已经长大,而我像是雪莱《西风歌》所说的,“落在人生的荆棘上了!”

成年以后,我过的是梦想颠倒的生活,白天梦做不少,夜梦却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江淹少时梦人授以五色笔,由是文藻日新。王殉梦大笔如椽,果然成大手笔。李白少时笔头生花,自是天才瞻逸,这都是奇迹。说来惭愧,我有过一支小小的可以旋转笔芯的四色铅笔,我也有过一幅朋友画赠的“梦笔生花

图”，但是都无补于我的文思。我的亲人、我的朋友送给我的各式各样的大小精粗的笔，不计其数，就是没有梦见过五色笔，也没有梦见过笔头生花。至于黄帝之梦游华胥、孔子之梦见周公、庄子之梦为蝴蝶、陶侃之梦见天门，不消说，对我而言更是无缘了。我常有噩梦，不是出门迷失，找不着归途，到处“鬼打墙”，就是内急找不到方便之处，即使找到了地方也难得立足之地，再不就是和恶人打斗而四肢无力，结果大概都是大叫一声而觉。像黄粱梦、南柯一梦那样的丰富经验，纵然是梦不也是很快意么？

梦本是幻觉，迷离恍惚，与过去的意识或者有关，与未来的现实应是无涉，但是自古以来就把梦当兆头。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说：黄帝做了两个大梦，一个是“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”，一个是“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”，于是他用江湖上拆字的方法占梦，依前梦“得风后于海隅，登以为相”，依后梦“得力牧于大泽，进以为将”。据说黄帝还著了《占梦经》十一卷。假定黄帝轩辕氏是于公元前二六九八年即帝位，他用什么工具著书，其书如何得传，这且不必追问。《周礼·春官》证实当时有官专司占梦之事，“观天地之会，辨阴阳之气，以日月星辰，占六梦之吉凶，一曰正梦，二曰噩梦，三曰思梦，四曰寤梦，五曰喜梦，六曰惧梦。”后世没有占梦的官，可是梦为吉凶之兆，这种想法仍深入人心。如今一般人梦棺材，以为是升官发财之兆；梦粪便，以为黄金万两之征。何况自古就有传说，梦熊为男子之祥，梦兰为妇人有身，甚至梦见自己的肚皮生出一棵大松树，谓为将见人君，真是痴人说梦。



梦

◎穆旦

近日睡中总要做梦，据说梦是魂的漂流或梦神的赐予，那是灵验的。若果如此，我便得诅咒梦神与我开的玩笑了。梦飞机，飞翔于凌空，正在人们的鼓掌声中，忽然醒来，这往往使我在朦胧之际信以为真，那是最使人怅然的一件事。过去后明白了，那不过是梦而已。我的梦总是半美满的。我也知道，梦从没有完全是美满的；然而正因着它留些缺陷，往往使我醒在床上的时候回想，那滋味真是甜美极了。

噩梦我也常做，梦中总是极不痛快的。或是梦着担惊受怕的事，尤以提心吊胆的梦多，醒后心中还常悸悸然，以为仍然没有离开险境，然而真醒后也便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。无论是好梦或噩梦，我总愿与人谈及它是怎样地美妙或怎样地险恶。谈者和听者都还觉得有些意思，正如讲一段故事一般有趣味，所以这样我倒常愿意做着梦玩了。

最是极平常的梦没有意思，平淡而无奇地演序下去一直到醒，那是多么没有趣？我以为那是极没有谈论或记在日记上的价值的。

由此，我想到“梦”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比喻“人生”。

最先说这句话，我自己也觉得多少有些“出世”的意思，其实不然。“人生”在另一方面是可以正确地做“梦”解，人生的